兰银官话二声方言的双字调研究

武波[1]，衣莉[2]

（1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2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91）

摘　要：文章针对兰银官话中四个二声方言的双字调进行研究，描写并对比了四个二声方言的单字调格局与双字调格局。然后从声学角度对比分析四个二声方言内部双字调与双音节词在时长、音高和音强之间的区别，结果发现双字调的时长明显长于双音节词，音高曲线和音强曲线也有相应的区别，双字调的音强有明显音谷。最后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分析兰银官话二声方言双字调特点的成因，同时指出双音节词和双字调对比研究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双字调 双音节词 兰银官话 二声方言 语言接触

作者简介：武波（1989—），女，河南长葛人，博士，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从事汉语方言学和实验语言学研究。通讯作者：衣莉。

基金项目：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2022XWH133）；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7BYY074）

中国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收稿日期：

一、引言

邢向东、马梦玲（2019:26-39）在谈到他调查的青海贵德河阴镇话和刘屯话时发现，“由于单字调的合并和连读调、词调的干扰，不少字难以确定单字调。发音人往往依违于不同的双音节词、多音节词中不同的“字调”之间，颇为纠结，有的发音人在读出单字调之前，总要琢磨一下它所在的双音节词、多音节词，实际上是在寻找单字在词中实现的调子。”所以他们提出，“如果在汉语方言调查中，将单字调、连读调和词调分而治之，也许会发现连读调与词调都相对更加简单。”[①]笔者在调研甘肃的汉语方言时，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即发音人在读单字调的时候明显比较困难，但是读双字或者三字的词时，就明显要流畅、自然很多。而且即使是在一个方言点调查，也会发现不同发音人的单字调呈现出不同拱形对立的情况，但是调类的合并基本一致。这种情况在调查二声方言的时候尤其明显。

最早发现二声方言的是雒鹏（1999）[②]，后来相继有不同的学者（张文轩、邓文靖 2010[③]；莫超、朱富林 2014[④]；冉启斌等 2013[⑤]；李蓝 2018[⑥]；武波、江荻 2018[⑦]；王红洁 2019[⑧]）针对二声红古方言的语音特点、连调模式、声学感知和

---

① 邢向东,马梦玲:《论西北官话的词调及其与单字调、连读调的关系》,《中国语文》,2019 年第 1 期。
② 雒鹏:《一种只有两个声调的汉语方言——兰州红古话的声韵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6 期。
③ 张文轩,邓文靖:《二声调方言红古话的语音特点》,《语言研究》,2010 年第 4 期。
④ 莫超,朱富林:二声调红古话的连读变调.甘肃高师学报,2014 年第 1 期。
⑤ 冉启斌,田弘瑶佳,祁褒然:《二声调方言红古话声调的声学分析》,《中国语音学报》,2013 年第 4 期。
⑥ 李蓝:《甘肃红古方言的单字调与连读调》,《语文研究》,2018 年第 1 期。
⑦ 武波,江荻:《二声调语言呈现的轻重韵律模式》,《南开语言学刊》,2018 年第 2 期。
⑧ 王红洁:《甘肃红古话声调感知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位论文,2019 年。

韵律特征做过研究。除了红古方言，张燕来（2003）还提出“武威型”和“临夏型”的二声方言[①]，翟占国、张维佳（2019）还调查到一种“刘屯型”的二声方言[②]。笔者在甘肃兰银官话区共调查到三种不同归并类型的二声方言，分别是：阴平、阳平、去声合并的红古型；阴平、阳平合并，上声去声合并的临夏型；阴平、阳平、上声合并的武威型（详见表 1）。

表 1 兰银官话中二声方言单字调的类型[③④]

类型	阴平 1a	阳平 1b	上声 T2	去声 T3	方言点
红古型	MH	>1a	H	>1a	兰银官话金城片
红古型	MH	>1a	HL	>1a	兰银官话金城片
红古型	MH	>1a	MLM	>1a	兰银官话金城片
临夏型	HL/H	=1a	MLM	=T2	兰银官话金城片
临夏型	HL	=1a	MLM	=T2	兰银官话金城片
临夏型	HL/H	=1a	H	=T2	兰银官话金城片
临夏型	HL	=1a	MH	=T2	兰银官话金城片
武威型	MLM	=1a	=1a	HL	兰银官话河西片

我们从表 1 发现，同样是红古区发音人，不仅单字调归并分属红古型和临夏型，而且单字调形成了不一样的拱形对立，分别有：升 vs 平；升 vs 降；升 vs 凹；降/平 vs 凹。鉴于这种情况，本文认为有必要针对兰银官话区的几种二声方言的连字调继续调查。一方面描写兰银官话几个二声方言的单字调及其连字调组合；另一方面考查连字调内部是否存在双字调与双音节词的系统性的差异，即邢向东等（2019）提到的连字调与词调是否存在声学上的差别[⑤]。由于以往的学者已经分别从定义、语法、构词（邢向东、马梦玲 2019:26-39[⑥]；邢向东 2019:23-49[⑦]；邢向东 2020a:1-8[⑧]；邢向东 2020b:1-10[⑨]）等角度对“词调”（word-tone）进行了讨论，本文打算从声学分析的角度，探究两字组在形成声调后，双字调与双音节词的区别。

本文首先讨论了进行本研究的必要性（§1），其次介绍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搜

[①] 张燕来:《兰银官话语音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年。

[②] 翟占国,张维佳:《西北官话中的两声调方言》,《民族语文》,2019 年第 2 期。

[③] 表 1 八个发音人分别是：红古区海石湾镇 MRY、ZXF、ZJ、JJ，永登县城关镇 FSL、连城镇 XXF，西固区 CBZ 和武威凉州区 LGC。

[④]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有的声调描写都采用特征表达，这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调类比较少，不存在相同拱形，一般当高低或者前后形成对立的声调，拱形一致，需要借助调域高低和凹调拐点的前后差别来区别时，是不能采用特征表达的，比如浙江开化话四个凹调的对立（衣莉、朱晓农 2022）[11]，但是从西北方言的二声系统的单字调来看，基本都是在高低两个调之间的对立，即使都是高调，也是一个高升，一个高降，不存在类似中平和高平这样相同拱形的对立。这个时候特征表达比五度制数值表达更加简洁、更加经济；第二是在表达连读调的拱形变化时，用特征表达可以更清楚、更一目了然，比如 55 变成 51，用特征表达就是 H→HL，可以一目了然看出是增加了一个低的特征[L]，对于分析变化过程，非常有帮助。

[⑤] 邢向东,马梦玲:《论西北官话的词调及其与单字调、连读调的关系》,《中国语文》,2019 年第 1 期。

[⑥] 邢向东,马梦玲:《论西北官话的词调及其与单字调、连读调的关系》,《中国语文》,2019 年第 1 期。

[⑦] 邢向东:《再论词调—从词汇、 语法层面透视汉语方言的连调问题》,《语言与文化论丛》,2019 年第 1 期。

[⑧] 邢向东:《论西北方言中词调的提取及强势调与弱势调—以青海两种汉民、回民方言为例》,《语文研究》,2020 年第 1 期。

[⑨] 邢向东:《西部官话中名词小称形式的分布和类型—兼及动词重叠式的分布》,《语言研究》,2020 年第 1 期。

集到的单字调与双字调的数据（§2），然后从声学角度针对双字调与双音节词进行对比（§3），最后给出我们的结论（§4）。

二、二声系统的单字调与双字调

甘肃兰银官话区调查到的二声系统的单字调情况具体如表 1 所示，根据单字调调类归并的方式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阴平、阳平、去声合并的红古型；阴平、阳平合并，上声去声合并的临夏型；阴平、阳平、上声合并的武威型。

但是在单字调调值上，同一地区不同发音人之间的调型对立并不一致，除了上文提到的红古区存在多种对立外，永登县的两位发音人也形成了不一样的调型对立，分别是降 vs 凹和降 vs 平。相对来说，西固区和武威的单字调对立比较整齐，西固是降 vs 升的对立，武威是凹 vs 降的对立。

与单字调不同，甘肃兰银官话区二声系统双字调在红古、永登、西固和武威四个地区内部比较一致，可以按地区分成表 2 中的四个类型。

表 2 兰银官话中二声方言的双字调类型

类别	**调类**	**调值（特征描写）**				**组合**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红古	阴平	MH-MH	MH-MH	ML-HL	ML-MH	**6**
	阳平	ML-HL	ML-HL	ML-HL	ML-MH	
	上声	H-HL	H-HL	ML-MH	H-MH	
	去声	ML-H	ML-H	ML-H	MH-MH	
永登	阴平	H-HL	H-HL	H-MH	H-HL	**5**
	阳平	ML-HL	ML-HL	ML-ML	ML-ML	
	上声	MH-HL	MH-HL	MH-HL	MH-HL	
	去声	ML-HL	ML-HL	ML-ML	ML-ML	
西固	阴平	H-HL	H-HL	H-MLM	HL-MLM	**7**
	阳平	HL-HL	HL-HL	HL-MLM	HL-MLM	
	上声	LM-HL	LM-HL	HL-MLM	LM-HL	
	去声	LM-HL	LM-HL	MLM-HL	MH-LM	
武威	阴平	MH-HL	MH-ML	MH-HL	MH-HL	**4**
	阳平	MH-HL	MH-HL	MH-HL	MH-HL	
	上声	MH-HL	HL-ML	MH-HL	MH-HL	
	去声	HL-ML	HL-ML	HL-ML	M-ML	

红古阴平的变化有: MH→ML(上、去做尾字)；阴平和阳平共同发生的变化是：MH→H (去声首字)和 MH→HL (阳平、上声做首字)；阳平的变化是 MH→ML (阳平居于首字)；上声有三处变化，分别是 HL→H(阴阳去做尾字)；HL→ML(上声尾字)；HL→H (去声首字)；去声的变化是 MH→ML (阴阳做尾字)；MH→H (上声做首字)。其他情况下与自己的单字调保持一致。红古最后一共形成 6 种双字调组合：MH-MH、H-HL、H-MH、ML-H、ML-HL、ML-MH。

永登的双字调模式和西固的有些相似。首先，阴平居于首字时，都是高降变高平 HL→H; 永登的阳平和去声在首字变为低降，阳平是 HL→ML; 去声是 MLM→ML。而西固的阳平没有变化，始终都是高降；永登的上声变化比较多，在首字的时候，都变为高升 MLM→MH，尾字的时候变为降：MLM→HL（上声也是首字）或者 MLM→ML（阳平去声做首字）；永登的去声在阳平和去声后面也变为低降 HL→ML。西固的上声做首字的时候有两种变化，一种是变为低升 MLM

→LM（阴阳去做尾字），一种是高降 MLM→ HL（上声为尾字）；上声做尾字的时候，只有去声为首字的时候，也变为高降。西固的去声首字有两种情况，一为低升 MLM→LM（阴阳平尾字），一为高升 MLM→MH（去声尾字）；做尾字时也是两种变化，一为低升 MLM→LM（去声首字），一为高降 MLM→HL（上声首字）。其他情况都与其单字调保持一致。永登一共形成 5 种双字调组合：H-HL、H-MH、MH-HL、ML-HL、ML-ML；西固一共形成 7 种双字调组合：H-HL、H-MLM、HL-HL、HL-MLM、LM-HL、MH-LM、MLM-HL。

武威的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都发生了变化，阴平和阳平在首字都变为高升 MLM→MH。阴、阳、上为首字，阴平尾字变为高降。去声首字，阴平尾字变低降；阴平、上、去首字，阳平尾字变低降 MLM→ML。上声首字变高升 MLM→MH（阴平、上去尾字）或 MLM→HL 高降（阳平尾字）；尾字变低降 MLM→ML（去声首字）。去声与去声组合时，首字变低平 HL→M，尾字变低降 HL→ML。其他情况下都和单字调保持一致。武威一共形成 4 种双字调组合：HL-ML、M-ML、MH-HL、MH-ML。

我们注意到在这四个方言点之间，以及方言点内部不同的调类组合之间，双字调也有区别，比如，永登和西固虽然双字调模式很相近，但是在西固话中，有几个组合不像是两个单字调组合在一起，而像是两个调融合成为了一个调，它们分别是：阴平+去声，阳平+上声、阳平+去声和上声+上声，虽然我们将它们赋值为 HL.MLM，但是实际听感上更像是一个稍微比单字调略长一些的后凹调{523}。除了基频曲线的连贯性之外，它们在时长上也有差异。除了“上声+上声”，阴平和阳平相比它们和其他调类的组合都要短 1/5 左右的时长，如果阴平+阴平的均值在 600 毫秒左右，那么阴平+去声就在 480 毫秒左右。“阳平+上/去”，也比“阳平+阴/阳平”要短，尤其是“阳平+去”，比“阳平+上”还要更加明显。但是“上声+上声”虽然听感上是一个调，时长上并没有明显得区别。

此外，我们注意到武威双字调形成的调型组合明显少于另外三个类别。虽然它们都只有两个单字调，但是永登、红古和西固的双字调组合分别形成了 5 种、6 种、7 种不同的模式，而武威话的双字调组合只有 4 种，MH-ML 这种组合只出现了一次，甚至可以看作是 MH-HL 的变体，后者在 16 个组合里，一共出现了 10 次。相比而言，汉语普通话有四个单字调，双字调有 15 种不同的组合。如果从对立空间来看，武威的这种组合对立的清晰度远远比不上红古、西固和永登的双字调组合。此外，在武威话的单字调格局中，出现的调型变体也最少，我们一共调查了五位发音人，都呈现出凹与高降对立的格局。

陈保亚（1996:10-78）在讨论汉越（侗台）语源关系时，提出的“匹配”与“回归”原则。“匹配”是母语对目标语言干扰的第一阶段，“回归”是经过匹配之后的“第二语言”向目标语言靠拢的阶段[①]。这种说法用来讨论这几个二声方言是非常契合的。“西北汉语方言”就是少数民族习得的“目标语言”，最开始学习汉语方言时，一定是从自然语流的连字调入手，而单字调则带有更多少数民族语言母语的特征，无论是地处河西走廊的武威，兰银金城的红古、永登一片，都是少数民族与汉族长期聚居杂居之地。从它们的声调格局来看，连字调已经在不断被“匹配”汉语方言的连字调特征，而单字调还保持两个调，并且这两个调辨义的权重也不高，因为像红古话的两个调对立（表 1），只要对立出高低就可以了，这显然和无声调语言的轻重音很相符（武波、江荻 2018）[②]，而它的连字调

---

① 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汉越（侗台）语源关系的解释》.语文出版社,1996 年第 10-78 页。
② 武波,江荻:《二声调语言呈现的轻重韵律模式》,《南开语言学刊》,2018 年第 2 期。

则组合相对丰富。

接下来，我们有必要针对双字组合内部，再做进一步的声学考察，首先将双字组合分为两类：双字调和双音节词，分别从声学角度考察音强、音高和音长几个要素。目的主要是探究两个音节在交界的位置，是否有重置，重置是否明显。从而进一步判断双字组合是否会因词而异，也为今后进一步探究三音节组合，进而多音节组合做好准备。

三、双音节词和双字调

（一）双音节词的定义

关于什么是“双音节词”，或者“词调”，彭泽润（2006）是这样定义的：一个词的全部音节、部分音节的声调固定地读成一个高、低或者弱的声调，没有语流语音条件地形成一种高低、强弱模式的语音现象[①]。他用“词调模式化”来指这种现象。邢向东（2019）将其命名为“词调”（word-tone），指西北方言中双音节以上的词语不能从单字调的连读音变中推导出来的调子[②]。举例说，当“阴平+阴平”两个单字调组合成一个双字组合时，大部分的组合会遵循一个固定模式，比如“高平+高平”，或者当我们用一个该方言不熟悉的生词去替换检验时，该方言人会按照他们形成的规则来读出这个“生词”，这个调，就叫“双字调”，而有些词，多为该方言中的固定用法，尽管分开两个音节时，都是阴平字，但是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有自己独特的发音，这个时候，我们就将其称为“双音节词。按照这个标准，和我们在西北进行田野调查的实践经验，我们按照不同调类的组合分别选择了双字调与相应的双音节词（表 3）。

表 3 兰银官话中的双字调与双音节词例词

调类组合	双字调	双音节词
阴平+阴平	搬家	西瓜
阴平+阳平	高楼	阿姨
阴平+上声	资本	浇水
阴平+去声	精细	兄弟
阳平+阴平	平安	桃花
阳平+阳平	团圆	拳头
阳平+上声	存款	桃子
阳平+去声	群众	脾气
上声+阴平	宝刀	普通
上声+阳平	顶棚	党员
上声+上声	水果	表演
上声+去声	讲究	韭菜
去声+阴平	士兵	面汤
去声+阳平	太平	太阳
去声+上声	对比	地板
去声+去声	报社	部队

（二）声学数据对比

时长上，我们将表 3 中的例词在四个方言点发音人的材料中提取出来，然后用双字调的平均时长减去双音节词的平均时长，得到双字调和双音节词的时长差

[①] 彭泽润:《论“词调模式化”》,《当代语言学》,2006 年第 2 期。
[②] 邢向东,马梦玲:《论西北官话的词调及其与单字调、连读调的关系》,《中国语文》,2019 年第 1 期。

（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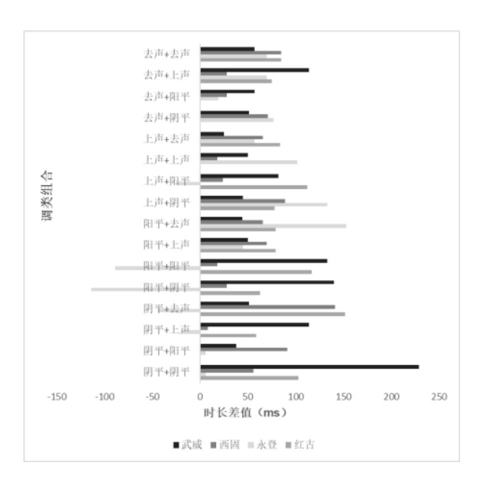


图 1 双字调与双音节词的时长差

从图 1 我们可以清晰看出，四个方言点双字调和双音节词的时长差基本上是正值，也就是说基本上双字调的时长更长，在大多数情况下时长差值都在 50-100 毫秒左右，在听感上能够明显感到不同，即使是作为调查人来说，也能一下听出来。甚至在武威阴平+阴平这个调类组合中，时长差值长达 200 多毫秒，当然这种情况也比较特殊，应该和发音人的说话习惯有很大关系。整体上看，西固和武威所有的双字调都比双音节词要长，红古有几组双字调和双音节词的时长差不多，永登则出现了“例外”，也就是双音节词更长的情况。

接着，我们在调查时还发现两个单字调在连读时，两个音节之间的联系有时候比较紧密，有时候又会比较松散。比如，同样是两个降调相连，有时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长降调，有时候会是很明显的两个降调，也就是说在两个音节之间会有比较明显的调头重置现象。基于此，我们分别从音高和音强上进行考察。

音高上，我们发现双字调中前后两个音节的音高曲线会断开，双音节词中前后两个音节的音高曲线经常会连在一起，但是这种情的规律性并不那么强，有时候双音节词也会出现两个音节的音高曲线断开的情况。

因此，我们继续考察音强方面，发现双字调的音强在两个音节之间，会表现出更加明显的音谷。像图 2 所示的两个双字调“对比”和“搬家”的音强曲线，可以看出来，它们的音强曲线在两个音节相接的位置，有明显的音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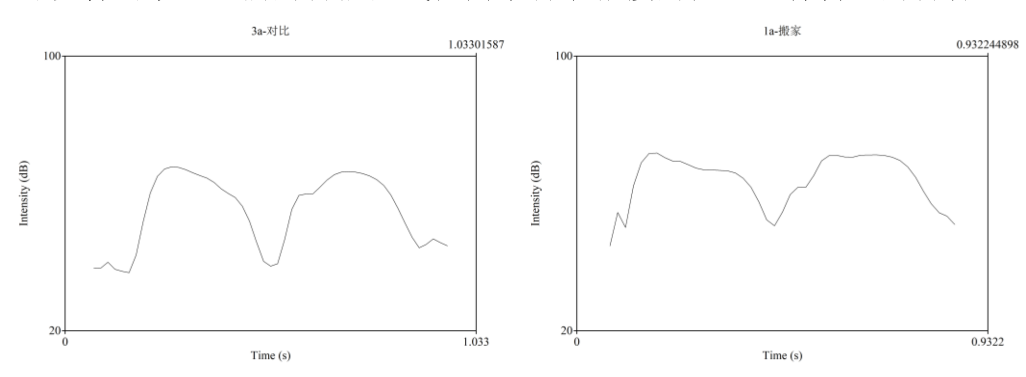


图 2 双字调“对比”和“搬家”的音强曲线图

我们又扩大范围，考察相同的调类组合中双音节词和双字调在音高和音强上的差异。像图 3 中“水果”和“表演”都是“上声+上声”，可以很明显看出，双音节词“表演”的音高图中前后两个音节的音高曲线没有分开，而且在它的音强图上前后两个音节的交界处几乎没有音谷。而同组的双字调“水果”前后音节不

仅音谷明显而且音高曲线相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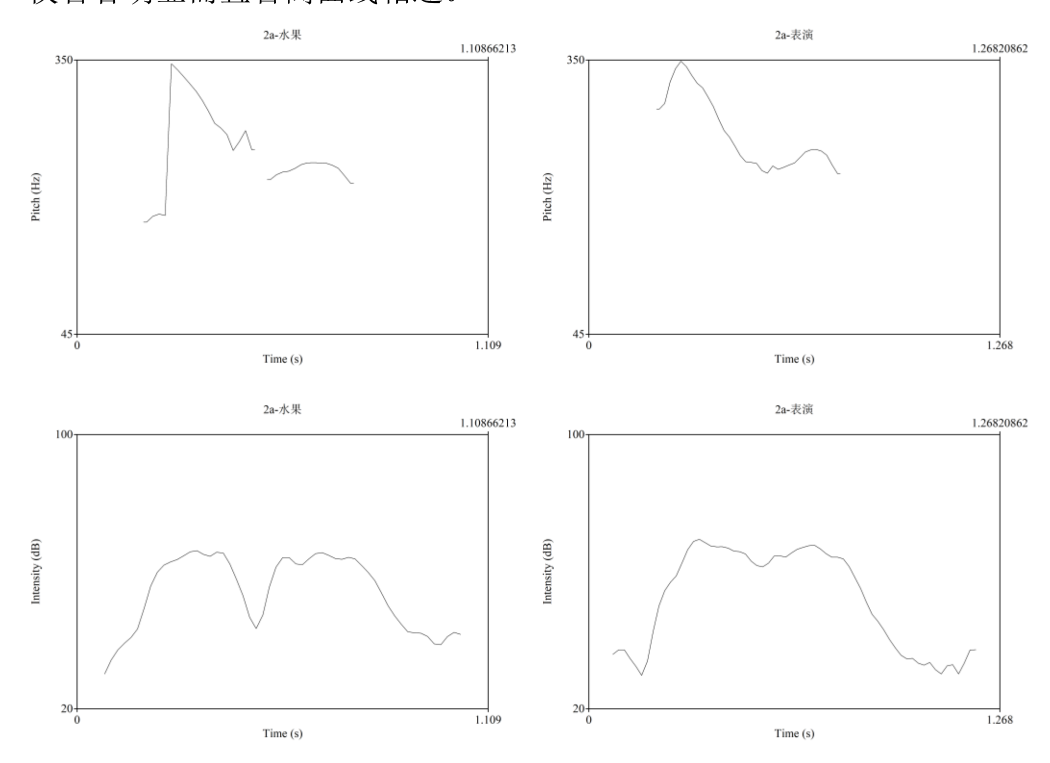


图 3 双音节词“水果”和双字调“表演”的音高、音强曲线图

但是，图 4 中“去声+阳平”调类组合的“太平”和“太阳”同样是一组双字调与双音节词的对立，我们发现他们的音高图上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区别，双字调和双音节词在前后两个音节交界的位置都断开了，但是从它们的音强曲线上就能看出比较明显的差异，双字调“太平”有比较明显的音谷，而双音节词“太阳”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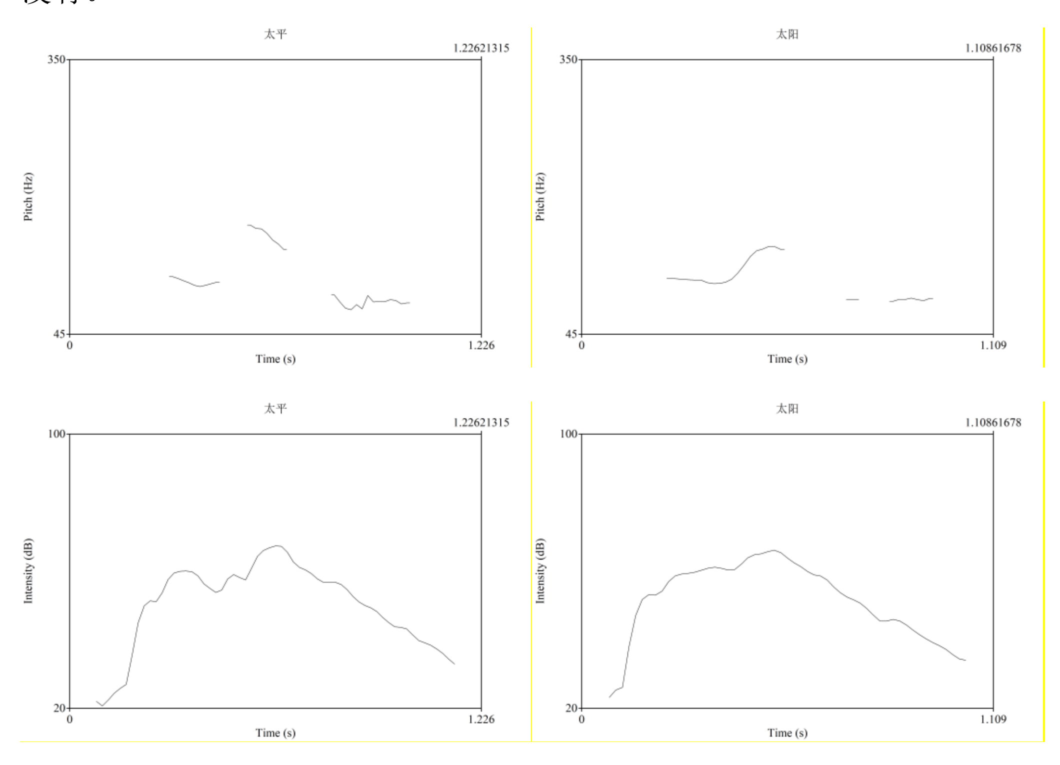


图 4 双音节词“太阳”和双字调“太平”的音高、音强曲线图

（三）四种二声系统内部的差异

除了上述关于时长、音强和音高曲线的差异，在四个二声方言之间还有一些差别。首先，是对双音节词的认定并不是非常统一，红古和永登的双音节词更接近，武威自成一派。西固的双音节词与兰州的双音节词很接近，比如“西瓜”“关门”，在西固和兰州城区话里，是很明显的双音节词，但是在红古与永登话当中，就没有那么明显。

第二，无论是双字调还是双音节词，还有一个前重和后重的区别。西固话一般和首字的单字调有关，如果首字是个高调，高平或者高降，就是“重-轻”模式，或者“重-重”模式，如果首字是个低调，无论尾字是什么调，都是后重。红古与永登没有这么明显的重音模式。武威话与其他三个方言都不一样，它的双字调本身就结合地很紧密，从上面的表 2 可以看出，武威话在形成双字调组合之后，拱形的差异也不明显、形成的拱形组合数目也少。双字调之间结合也更紧密，出现很多两个音节融合成一个声调的现象，如下图 5 所示，当阳平为首字的时候，形成的四个双字调都像是一个凸降调，上声为首字的时候，“上声+阳平”就像是一个长降调，不仅在两个音节之间结合地更加紧密，相比上声为首字的另外三个调，整体音长都要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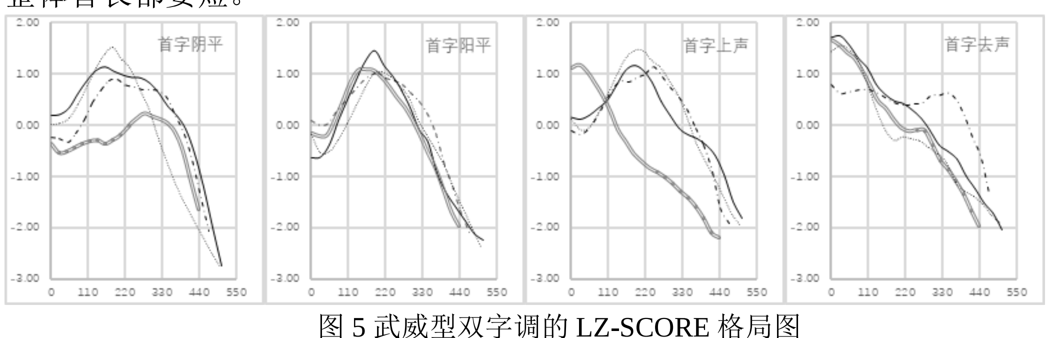


图 5 武威型双字调的 LZ-SCORE 格局图

（注：细黑实线为阴平尾字，双灰线为阳平尾字，点线为上声尾字，长点线为去声尾字。）

四、小节和讨论

在上文我们已经谈到过关于语言接触与西北汉语方言形成的相关性，经过对兰银官话区双字调与双音节词的对比分析，从侧面论证了陈保亚（1996:10-78）关于“匹配”与“回归”的观点[15]。“匹配”是母语对目标语言干扰的第一阶段，相当于社会语言学中关于语言接触第一阶段形成的“皮钦语”，而“回归”是经过匹配之后的“第二语言”，相当于社会语音学中语言接触第二代之后形成的“克里奥尔语”。从西北地区的地理状况、历史沿革和移民来看，这里的汉语方言在形成的过程中就不断有各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比如永登县连城镇就是明代鲁土司的官署所在地，他的第一代土司脱欢是忽必烈的侄重孙，成吉思汗的后代。鲁土司历经明、清、民国，一直到 1930 年才改土归流，世袭十九世。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不能排除蒙古语对当地汉语方言的影响。同时，与红古隔水相望的民和县还有大量讲安多藏语和蒙语的人。武威所处的酒泉地区既有肃北的蒙古族，也有肃南的裕固族和藏族。这些接触中的少数民族语言中像安多藏语就没有声调，所有的单音节词都是前高后低，很像声调语中的高降调。这与我们在武威话中发现的两个音节融合成一个长声调的现象很像。如果要得出更严谨的结论，还需要对接触的影响做进一步细致的分类研究。

本文经过对四个兰银官话区的二声方言的单字调与双字调格局的描写，进一步讨论了它们的连字调与双音节词调的不同。经过对比它们的双字调内部格局，

双字调与双音节词的时长、音高和音强，得出下面几个结论：

1.双音节词的认定在方言之间有差别，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明确、细化；兰银官话的二声方言在它们的双字调格局之间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有的方言的双字调组合更紧密，比如武威，它形成的双字调格局更简单，交流中辨义的权重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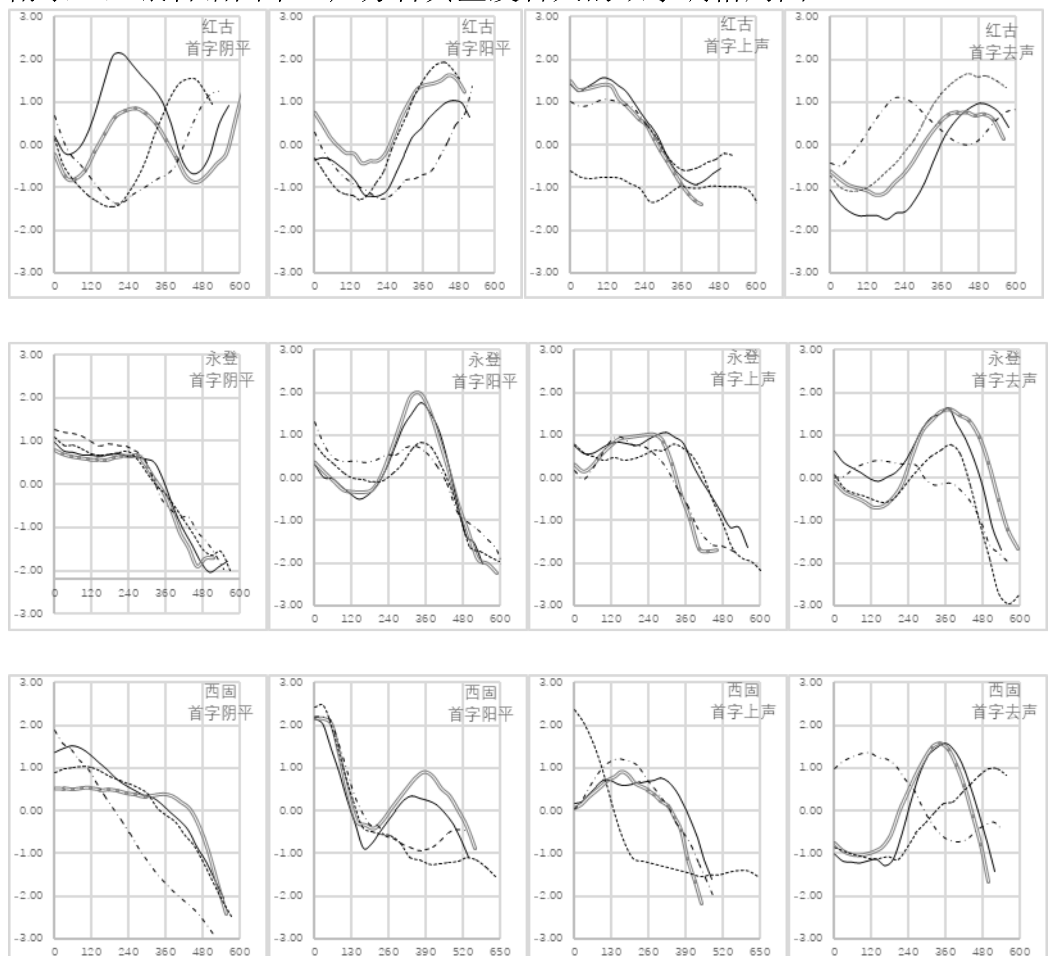
2.在四个兰银官话的二声方言中，双字调和双音节词几乎都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时长差别，双字调时长要长于双音节词。这种时长上的差异在方言之间有区别，最明显的是武威，其次是西固，红古和永登不是很明显，永登甚至还有几个反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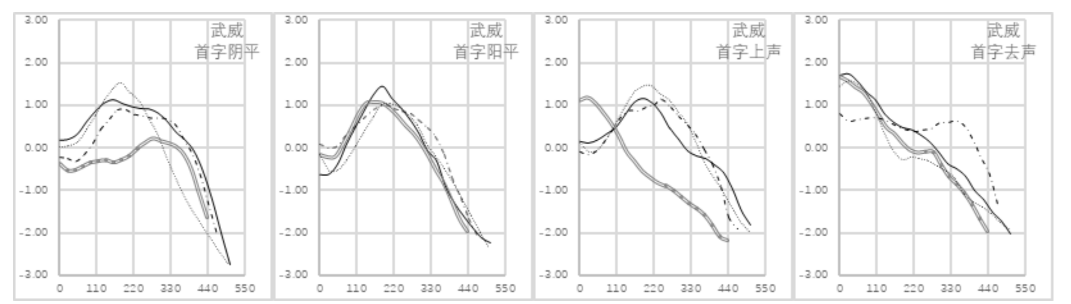
3.在音高上，双字调的音高曲线通常会在前后两个音节的交界处断开，但是双音节词也有这种情况，所以音高曲线上的差异不是绝对的；

4.在音强上，双字调的音强曲线通常在前后两个音节交界处会出现明显的音谷，虽然双音节词有时候也会有音谷，但是相比同一调类组合中的双字调，双音节词的音谷更窄更不明显。

二声方言的单字调只有两个声调，所以在辨义上，权重要么落在声韵母上，要么落在连字调上，而连字调内部也有字调组合和词调的差异，所以针对二声方言对比它们的双字调与双音节词调，对于研究交流的辨义权重更有意义，得出的结论也更有价值。当然要得出更有普遍性的结论，还需要未来针对三声方言、四声方言进行连字调与词调之间的对比研究，同时还要针对二声方言内部进行更加细化、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

附录：兰银官话四个二声方言典型发音人的双字调格局图





（细黑实线为阴平尾字，双灰线为阳平尾字，点线为上声尾字，长点线为去声尾字。）

A study of the disyllabic tone in the two-citation-tone dialect of Lanyin Mandarin

WU Bo[1]，YI Li[2]

(1. School of Chinese & Literatur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Henan 453007;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1)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isyllabic tone of four Two-citation-tone dialects in the Lanyin Mandarin, depicting the tones of monosyllable and disyllable in the four Two-citation-tone dialects. Then,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isyllabic Tone and disyllabic Word-tone within the four Two-citation-tone dialects from an acoustic perspective, and finds that the duration of the disyllabic tone i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of the disyllabic Word-tone, and there are corresponding differences in the pitch and intensity curves, and there are obvious sound valleys in the intensity of disyllabic tone. Finally, we analyze the causes of the disyllable tones in Lan Yin Mandarin dial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contact and point 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disyllabic tone and disyllabic Word-tone.

Key words: Disyllabic Tone; Disyllabic Word-tone; Lanyin Mandarin; Two-citation-tone Dialect; Language Contact